

爷叔们为啥不去上老年大学

前段时间,我们潜入老年大学的课堂,发现上海的老年大学已经 next level 了。我们同时发现了另一个现象。课堂上,男女生的比例,有点悬殊。而这也

也有数据支持,根据《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(2019-2020)》,老年大学男女比例约为 3:7,静安区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,报名的男女比例差不多是 1:5。

于是,我们带着好奇,不带任何预设和评价,开启了这次街头小调查。

工作日上午 10 点的襄阳公园内,老张在地上写字。

“这是自学,没有上过学,没有老师教的,全都是手机上学的。”

老张知道老年大学,但没有报过名。因为“我为了生存还要奋斗。”

老张今年 65 岁,还在兼职上班,“像我们乡下,养老金低。”老张现在每个月只能拿 600 多块钱,他得靠打工补贴收入。

虽然在为生存努力,还躺不平,但老张几乎每天都来公园写字,“我非常爱好书法、古诗词。我睡觉的时候,脑子里都是这个。”

老张还告诉我们,他在上海另有一份自由职业。

“锁匠。上门开锁,正儿八经公安备案。也是自学的,买了两本书,从零起步,慢慢摸索,干了将近 20 年了。”

老张的开锁区域在延庆路襄阳路一带,他接到电话,骑着助动车就会上门。

出于对这位努力给自己挣着生活,还不放弃自己精神生活爷叔的佩服,我们决定让他给自己打个广告:“打个广告可以,手机是 13402118258。我对老年人照顾,他们(出) 50 元,我绝对给他们开了。”

和写字老张告别,走了几步,碰到同样 65 岁的在休息的老张,他坐在花坛边,右手边是环保袋,左手边是泡了浓茶的玻璃杯。

老张也知道老年大学,知道每个区都有,但自己不去上,他笑着说自己是文盲。

其实老张退休之后没有什么自由的时间,就连旅游,也是“想都不要想”。因为他要“照顾两个年纪大的,这个没办法的。”

父亲前两年已去世,母亲现在 89 岁了,幸好还能自理,能自己弄早饭。老张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,这个时间点他来公园放放风,等到 11 点左右就回去烧饭。下午要带母亲楼下走走,接接地气。

照顾老人的生活,时间被分割得很碎,但是老张觉得“这是中国的传统和文化,没办法,一代照顾一代。”

只是对于自己的养老,他不那么乐观:“等到阿拉大了,啥人照顾不晓得。小人照顾是不可能的事情,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想法是不一样。”

不过还是有希望的,“以后就机器人了嘛。”

绕圈锻炼的老潘在刚退休的时候上过老年大学,“国画、书法、摄影,都上过的。”

那是 2000 年,当时班上的男女比例也是目前这样的分布。

“我那个时候男的少,女的多。”

对于这样的现象,老潘有自己的分析:“女的寿命长,身体好呀。男因为工作时候要养家,要做生活,力气出得多点。外加

女的退休早,50 岁就退休了,那么休闲辰光多呀。”

“退休下来,男的生活习惯比女的差,退休以后就在家老酒吃吃,香烟呼呼,没啥休闲辰光了。”

老潘自己是因为“退休了以后,没事体做”才去报老年大学的。“我那时 60 几岁,算年纪比较轻的,在班级里还做班长呢,帮大家买买宣纸,买买笔,我脚踏车踏踏蛮便当的。”

老潘不去上老年大学是在 10 多年前,就是因为报名麻烦等客观原因,更是因为自身身体原因。

在我们夸他看不出 85 岁的年龄时,他指出:“看勿出吗,外强中干呀,里向毛病交关。”

“我冠心病,现在身上有 6 只支架,前年又装了起搏器,身体毛病交关。”

老谭一直和朋友坐在花坛边聊天,聊完天,他们起身打拳。

老谭妻子上过老年大学,他自己没去过,不上老年大学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很多兴趣爱好。

“我喜欢音乐,喜欢看展览。”

“我喜欢锻炼,打太极拳、走路、游泳。”

老谭觉得所有的事情,第一要喜欢,否则无法坚持。

“像我喜欢打拳,已经打了六七十年了。”

“听音乐也是,我喜欢古典音乐四五十年了,我能坚持天天听。我会买书去研究,会查这个人唱得好在哪里,这部交响乐好在哪里,为什么说这个小提琴拉得很温暖。”

喜欢的东西可以变。

“人的性格会变,我老早欢喜有深度,社会效应老明显的,艺术性老强的,甚至老悲伤的作品,眼泪水会哒哒滴。现在我不要看了,现在我年纪大了,要开心。”

但喜欢本身不能变。而这也解释了他不去上老年大学,或者以后会上老年大学的原因:“所有东西,坚持住很困难,因为没想明白,依喜欢伐。依喜欢的,依去。”

“包括学习,老年大学也是的,如果我不能够坚持,那我何必去,浪费这时间和精力做啥。如果我想明白我喜欢的,那学某一样艺术,或读外语,我会去的,而且我能坚持。为啥,因为我想明白了。”

在复兴公园门口,我们遇到了背着相机的老黄(聊嗨之后忘了问姓名,以老黄代之)。

老黄今年 85 岁,退休之后一直很忙。

“我花了 10 年时间,写一本回忆录,还去读什么(老年)大学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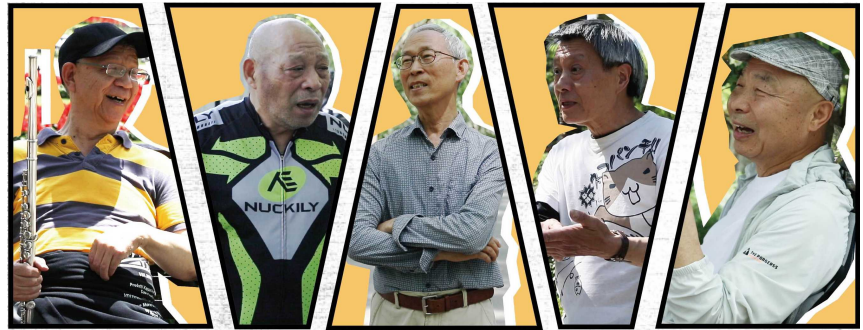
“每一天基本上都要外面去跑,拍照片,走路,写文章。每天写 3,400 字,这 5 年没停过。”

老黄不把这些当“工作”,而是当“白相”。

“我在白相,拍花拍草拍鸟,是白相,回去动脑筋,写一写,也是白相。”

“这是自己欢喜的事体,不做你做啥事体呢,发呆啊。外面去拍花拍草,走走路散散心,开心伐啦。碰到你们也老开心的。回去把心得体会写一写,做只视频。”

老黄傲娇地表示:“我在单位里教过他们打桥牌,下围棋,摄影,老年大学我还要去读啥物事呢。我自己写诗,写了好几本诗集,出了 4 本之后不出了,啥人看啊,将来烧烧掉算了。但是写的过程老开心的,动动脑筋,平仄要讲究,不过现在,不稀奇,豆包可以帮你生成,再改改。”



作为紧跟时代新技术的爷叔,他说:“照道理,也可以去老年大学,但是我自己百度,都可以解决问题。自学和去大学学习都是一样的。让我去我不去,因为在家自由,想学就学,不想学就休息,珍惜每一天。”

而这也是他的人生理念:“现在条件这么好,要好好生活,要对得起这一生。”

老陈悠闲地斜靠在他的代步车上,不知道是在休息,还是在看旁边的爷叔阿姨跳舞。答案应该是后者,因为他上过老年大学,选的唯一两门课是萨克斯和跳舞。

萨克斯课的男女比例倒过来了,“吹萨克斯的全部是男的噢,三七开。”

而跳舞课上,“男的 5 个,女的起码有 30 个。”

“爷叔们都到哪里去了,我讲给你听。我呢,偶然去和人家打一次牌,棋牌室里,十个有八个是男的。你看我们这帮男人,下午 1 点钟,夜里 7 点钟,都在棋牌室里。”

“还有批人呢,是袋袋捏紧,不要出来。胆子小,生怕钞票用光了,不好看毛病。女同志呢,晓得出来白相。男的呢,相对把钞票看得重,不出来,这是天性。”

当然,老陈也觉得,这种天性,也是遗传。

“男同志为啥不开销,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是节俭缩食的,有遗传的。像我丈人老头,老节约的,他两个儿子,就不舍得用钱。我爹比较松弛,手势老松的,那么造成我就是,只要不违法,我就尽情享受生活。”

老陈觉得自己玩得比较前卫,去年一个人开车到西藏,前年一个人开车到新疆,“我的好朋友都要差我 20 岁呢,我今年 72 岁,伊拉只有 50 岁、51 岁。”

老詹(化名)坐在复兴公园的长椅上吹长笛,他对自己的介绍是:“就说我是过路学的音乐学习者。我的年纪永远停留在我当兵的 18 岁。”

老詹是上海人,但有北方口音,他喜欢开玩笑,说话像在讲相声,“我父辈喜欢京剧,讲究字正腔圆。”

对于老年大学,他的态度是:“我好像不太喜欢老年大学,我喜欢年轻大学。”

“我觉得老年大学更像老年学习班,大学名字太大,所以我很不喜欢。他们叫我去教老年大学,我说我喜欢教年轻的。”

想让老詹去教的课程是音乐戏剧,他从音乐学院毕业,之后在大学教书。“很喜欢学生,喜欢他们年轻朝气蓬勃的样子。我感到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”

我们好奇:“职业生涯里都是和年轻人打交道,那换一种活法,和老年人打交道不行吗?”

“我也不知道,天生骨子里觉得年轻人更好,革命人永远是年轻,这是我的座右铭。”

老颜在复兴公园走路,他今年 65 岁,退休 5 年。

他知道在南塘浜路上有老年大学,但是他

不感兴趣。“这里面有什么好学的,你说。还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多,它里面的课程没意思。就像字画,我也写字画的,我一看(它)那个太幼稚了,去学什么呢?”

“学么依手机里向看呀,天天和社会跟进,我还去(老年大学)学啥物事。”

我们给老颜介绍,现在老年大学也有很多时髦的课程,他说:“要看的,要看适应你自己吗?”

对于课程,老颜有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
“社会上好学的东西很多,实际上老年课应该开一门社会学。”

“还有,还不如弄点医学知识教给大家。现在网上医学知识很多的,动脉硬化、静脉曲张、脑梗心梗,索性讲这些算了,让伊拉坐着听听,对伊拉有好处。”

73 岁的老张穿着一身骑行服在复兴公园跑步,他现在的

生活是这么安排的。

“阿拉现在退休下来,待在家里,运动运动,看看电视。有时搓搓麻将,出去旅游。老年人就是这么生活呀,寻找点自己的爱好,不要老是觉得空虚,要寻找老了之后的生活方式。子女的事体不要去管,你管的多就烦。子女管子女,自己管自己,阿拉健康就是给子女最大的幸福。”

对于没有去报老年大学,他的理由是:

“年纪大了,我不想再在技术、学历上有什么提升了,阿拉就要轻松,不要再去紧张来兮得去学什么去考什么了,烦伐?去读了,总归想要读点成绩出来,要有成绩出来,必须要有心思去努力。这把岁数了,事情越少越好,不要弄得身心疲惫。怎么简单怎么活,开开心心地活。”

老张知道自己的脾性,如果去学了,不可能做班级里最差的那一个,一定要学好,可是他对自己有疑问,“要学好,还有精力放下去吗?”

他的“好胜心”早已用过,“我原来搞事业的,自己创业,做到 50 岁不做了。”

根据老张回顾的个人经历,是营销号可以起“为了爱情,小伙放弃高薪回到上海从零开始”标题的故事。

老张 1970 年代在黑龙大兴安岭工作,那时工资加地区津贴、防护费、过冬费等,一个月可以稳稳有 260 多元工资。

当地收入高钱又花不掉,但老张还是不得不放弃高薪,顶替回上海,在街道生产组工作。因为父母和当时的女朋友都拼命让他回来,女友说:“你有条件回来不回来,阿拉结束。”

回来了感情保住了,但工资却只有 9 毛一天。“一看收入我吓死了,我没办法过日脚啊。那时刚刚改革开放,我就出来创业了,创业创到 50 岁,钞票够用就好了。我要那么多钞票做什么,接下来我要自己活得开心。”

老张现在的人生态度是,不要有

精神压力的学习来束缚自己,最关键的是要身体健康:“健康是我自己的,而且我也能给子女带来开心。如果父母身体不好,子女上班也没心思,多烦啊。所以我和老婆说,健康第一。那我就朝着这条路走,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活。”

文 / 晨报记者 顾 箬
制图 / 二 黑

物资回收

渝水堂 高价收购
红木家具.老家具.字画.扇子.印章.像章.老服装.小人书.紫砂壶.玉器.瓷器.地址: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(近四川北路)
热线电话:65407260 13601926417
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投放热线:22895373
(新闻晨报)综合分类、遗失、注销各类声明广告